

审美体验下的心境变化

——《小石潭记》教学解读

黎 茵

佛山大学人文学院, 广东 佛山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2日

摘 要

《小石潭记》中的情感并非静态投射,而是在景物触发下流动交织的动态过程。本文以细读追踪游览全程,析出情感变化的三重逻辑:开篇“如鸣佩环”的声景唤起审美期待;至潭中游鱼,“似与游者相乐”触发物我交融的审美体验;而当视线转向西南溪流,“不可知其源”的空间迷茫激活悬置的忧患意识,心境由暂乐跌入深悲,“凄神寒骨”正是心境转折的身体化表达。三重逻辑层层递进,还原了作者的心境变化完整脉络。以此细读为枢纽,设计问题链驱动的教学路径,为《小石潭记》的解读与教学提供新参照。

关键词

《小石潭记》, 心境变化, 隐喻分析, 教学设计

Mood Changes under Aesthetic Experience

—Teaching Interpretation of “Record of the Small Stone Pond”

Yin Li

College of Humanities,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Received: September 3, 2026; accepted: October 6,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2, 2026

Abstract

The emotions expressed in “Record of the Small Stone Pond” are not static projections, but rather a dynamic process that flows and intertwines when triggered by the scenery.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entire journey of the tour through close reading, extracting the threefold logic of emotional changes: the opening soundscape of “sounding like a jade ring” evokes aesthetic anticipation; the sight of fish swimming in the pond, “seemingly enjoying themselves with the visitors”, triggers an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blending with the natural world; and when the gaze turns to the southwest stream, the spatial confusion of “not knowing its source” activates a suspended sense of anxiety, causing the mood to shift from temporary joy to deep sorrow. “A chilly spirit and a cold bone” is a physical expression of this emotional transition. The threefold logic progresses layer by layer, restoring the complete thread of the author’s mood changes. With this close reading as a hub, a teaching path driven by a chain of questions is designed, providing a new referenc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eaching of “Notes on the Small Stone Pond”.

Keywords

“Record of the Small Stone Pond”, Mood Changes, Metaphorical Analysis, Instructional Desig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小石潭记》作为永州八记的经典篇目，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创作的一篇兼具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的经典山水游记。早期研究多将文本情感归结于柳宗元被贬永州的政治遭遇，形成了“失意被贬，自比山水”的主流阐释，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作者情感的内部结构与动态过程，如孙绍振学者从“可欣赏而不可久居”的矛盾入手，揭示《小石潭记》“诗意境界和散文现实的矛盾”。近年来学者们引入多种理论视角，不断刷新对文本的解读，如有学者从“多重身份挣扎”的角度还原作者的创作心理，深入创作主体的内心挣扎以探求风景背后的心理机制。而在教学研究方面，在新课标背景下学者开始关注教学与语文核心素养的对接，研究者反思了囿于“知人论世”“贬谪悲情”的单一刻板解读，并尝试在教学中引入“语境还原法”，支架式教学等新路径。

基于前沿研究成果，本文聚焦文本情感的动态生成机制，追踪作者从“闻声”到“见潭”、从“观鱼”到“望溪”、从“坐潭”到“离去”的完整游览过程中情感的起伏轨迹，揭示“乐”与“忧”并非简单的先后承接，而是在特定景物触发下不断交织振荡的复杂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建立情感动态分析与教学设计的有效联结，以文本细读为方法，结合知人论世方法，将情感解读的前沿成果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支架与活动序列，使学生在品味语言中体验作者情感的生成与变化，从而为《小石潭记》的文本解读与教学实践提供新的路径参照。

2. 审美体验的期待萌生

文章标题聚焦小石潭，但开篇并未直接呈现小石潭之貌，而是从旁景落笔，先写“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未见其潭而先闻其声，佩环为玉制饰物，相击之声清越悦耳，引人遐思；此种美好并非直观呈现，而是隔着竹林便传来令诗人顿生“心乐之”的审美愉悦，泉水之声是美的，隔着篁竹听着悦耳的水声，整个画面很有层次感和纵深感，而且能显示逐步发现的心理体验的过程，美好的感觉就有了延续性[1]。以清脆的水声引出小石潭，设置悬念，也由此唤起了对小石潭全貌的强烈期待。正因听觉所触发的愉悦如此鲜明而真切，作者遂“伐竹取道”，亲自动手开辟路径，主动探寻潭之真容，其间自见其审美意识的自觉与果决，也揭示出期待由萌生到加强、最终化为行动的心理轨迹。“伐竹取道，下见小潭”，寥寥数语，便完成了由寻至见的完整过程，笔法简淡而意蕴丰足，既牵引着读者亦步亦趋，随其自竹篁深处渐至潭水之畔，也让审美期待由萌生至实现的整个心路历程得以完整呈现。

3. 物我交融的审美体验

进入小石潭后，作者的笔触从整体转向局部，由潭水到潭石，作者以“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嵚，为岩”勾勒潭石的形态，“坻、屿、嵚、岩”四字同源而出，姿态各异，既点明“全石为底”的地质奇观，又于整齐中见错落，石之“奇”由此立现。

视线逐渐转移到潭边树蔓上，以“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描绘，寥寥八字，将树蔓缠绕、随风摇曳的动态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让静态的草木焕发出灵动的生机。潭中鱼儿此时也映入眼帘，“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先写鱼儿静止不动的状态，再写其突然远游、轻快往来的动态，以“佁然”写定，以“俶尔”写变，动静转换之间，鱼之“乐”与潭之“清”互为表里，水之澄澈无须直言而自明。

由初见“心乐之”的惊喜，渐入沉浸之澄明，作者的视线随物而移，情亦随景而转。至“似与游者相乐”一句，观者之情已然投射于游鱼之上，遂达至审美上的“忘我”之境。此等观物方式，与《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正相呼应：外在景物不再是静待观照的客体，而是与主体情感同频共振的存在，柳宗元正是在这一刻的物我交融中，获得了超越贬谪孤寂的片刻心灵安顿。

4. 审美心境的暗涌起伏

当作者的目光自潭中游鱼转向西南溪流时，文本的色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原文以“斗折蛇行，明灭可见”状溪流形态，以“犬牙差互”摹岸势交错不齐。此处尤需留意两点隐喻机制：其一，“斗折蛇行，明灭可见”不仅是对溪水曲折，光线折射的写实，更在视觉上形成断裂与不确定性，这可能暗示了作者人生际遇的坎坷，命运前路视野的阻隔；其二，“犬牙”作为喻体，已脱去了前文“蒙络摇缀”的柔美，代之以参差交错、具有攻击性的狰狞面目，这或可被解读为作者的仕途正如犬牙交错，坎坷不平，也可能暗含着朝堂势力犬牙交错，连被贬永州的自己也有可能遭受加害。这种语感上的骤然收紧，使得物理空间开始向心理空间过渡。

而真正触发心境裂变的核心句，在于“不可知其源”。此处的“源”既是溪流的发源之地，更是作者对自身生命来路与归途的本体性追问。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曾言“恒惴栗”，这种挥之不去的忧惧才是他心境的底色，而这种忧惧并未被山水清音彻底消弭。当曲折难辨的溪流赫然入目，短暂悬置的忧患意识被强烈的视觉隐喻激活——仕途之坎坷、归期之渺茫，皆凝聚于“不可知”三字的深渊之中。由此，作者的“乐”不再是纯粹的审美愉悦，而是被确认为一种暂得的、脆弱的麻醉。景物的迷茫质感击破了审美的幻象，心境从“与游者相乐”的外向舒展，悄然转向“不可知”的内向怅惘，完成了从“暂乐”到“深悲”的情绪转折铺垫。事实上，“似与游者相乐”中的“似”在文中并不是修辞意义上的比喻，而是作者语气上的猜测，心理上的猜疑。“皆若空游无所依”是视觉上的一种错觉，实则是柳宗元借游鱼暗示自己“无所依”，作者的心境底色依然是悲凉的。因此，当作者坐于潭上，感受小石潭的整体环境时，景物的意境彻底转向凄清寂寥，作者的心境也随之跌入悲凉的谷底，暂时的愉悦消失殆尽，内心的郁积与苦闷彻底爆发。作者以“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描绘小石潭的环境，四面竹树环绕，寂静无人，这样的封闭环境，让作者感受到彻骨的寒冷与深深的孤寂，“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八字，不仅是对小石潭环境的描写，更是作者内心心境的真实写照，景物的凄清与内心的悲凉相互交织，融为一体。

此时的小石潭，不再是带来愉悦的美景，而是成为触发作者悲凉心境的媒介，作者身处其中，倍感孤独与落寞。即便同游者有五人，也无法排解作者内心的孤寂，最终作者因“以其境过清”，无法忍受这凄清的环境与内心的悲凉，“乃记之而去”，既是离开小石潭，也是试图逃离这触发内心苦闷的环境，但这份悲凉，却并未因离开而消散。正如作者在《钴鉞潭记》中的自我抚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柳宗元并非真的“乐居夷”，不过是安慰自己，不愿沉浸于悲戚中罢了。

作者心境从“乐”到“悲”的转变，表面上是由小石潭景物意境的变化触发，深层则源于其坎坷的身世际遇与特定的时代背景。一场政治的剧变使柳宗元从朝堂中心坠入永州蛮荒之地，其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均发生了根本性落差，柳宗元对清幽冷寂之景具有极强的心理同构性，这种特殊的身份认同，使得客观景物的冷暖变迁总能精准地触发其被贬荒远的悲凉之感。今人解读“凄神寒骨”，不应仅视为环境描写，事实上更应理解为作者将内心的寒意投射于身体感受的文学表达，远离了政治中心使他对物理空间的“寒气”产生强烈的同构反应。因此，小石潭之“清”既是客观景致，更是作者试图以此清激洗涤内心尘滓却最终失败的审美过程。此时，知人论世等补充资料在读到“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时适时引出：正因为此潭清幽至极，反而灼伤了作者本就千疮百孔的内心，使其无法承受这种与自身境遇形成巨大反差的纯净，故“乃记之而去”，实则是对治愈幻想的主动放弃。

5. 基于景情关系探究的《小石潭记》教学设计

《小石潭记》中作者的心境随小石潭的景物变化而变，本文立足细读文本的分析，并结合八年级学生的学情特点，引导学生从梳理景物特点出发，辅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深入体会作者的心境变化，理解情景交融的深层内涵，以期在教学提供一种可参照的教学解读路径及策略方案。

5.1. 反复诵读，梳理游踪，初步感知景物特点

诵读是文言文教学的基础，也是体会文本语言之美的重要途径。在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多层次的诵读，从初读正音，再读疏通文意，精读品析，美读解情，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感受文章的语言节奏，同时梳理作者的游踪，运用圈点批注等方法标注描写景物的关键词句，初步梳理小石潭的主要景物——潭水、潭石、树蔓、游鱼、溪流。同时，在诵读中指导学生根据景物意境的变化而调整诵读的节奏和语气，如诵读潭中景时，节奏轻快，语气愉悦；而读潭西南之景时，节奏舒缓，语气迷茫；潭上之景则放缓节奏，读出悲凉之感，在诵读中感受景物特点，初步体会情与景的关联。

5.2. 设计认知冲突，以问题链驱动深度探究

八年级学生对“借景抒情”并不陌生，但其思维往往容易停留在“看到美景开心，看到荒景伤心”的二元对立中，容易忽略《小石潭记》中“乐”的短暂性与“悲”的根源性。因此，教学应设置具有张力的核心问题链：

问题一(聚焦矛盾)：作者开篇便说“心乐之”，且“似与游者相乐”，既然如此快乐，为何结尾又说“不可久居”？这种快乐是真的吗？(引导学生关注“似”字的主观臆测色彩)。

问题二(聚焦转化)：究竟是眼前的景物变冷了，还是作者的心变冷了？请从“斗折蛇行”和“犬牙差互”中寻找能够刺痛作者的关键词，并说说它们让你联想到什么。

问题三(聚焦表达)：如果你是小石潭，你愿意接纳这位失意的诗人吗？柳宗元离开了，但他的“凄神寒骨”是否永远留在了潭水里？

通过这一系列问题，引导学生完成“圈画景物特征－比对情绪关键词－探析隐喻机制－还原作者处境”的完整思维爬坡。

5.3. 知人论世，补充背景，挖掘深层原因

知人论世之说原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可追溯到《孟子》一书，其中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2]后代文人对“知人论世”进行文学鉴赏的方法论建构，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阅读鉴赏的方法并被引入语文阅读教学的领域。孙绍振学者提出：这种“知人论世”论，之所以

至今还具有生命力，就是因为了解作者的生平可以提供作品的环境背景以及作者的心灵密码[3]。在一线教学中，许多中学语文教师，无论是在教学设计还是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都会提到或者使用知人论世，但有时会因为对此方法理解得不够深入而导致僵化使用甚至于误用，从而导致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产生偏差。因此知人论世的方法须从文本出发，有助于解读文本空白处的不确定点，在知人论世的资料补充下挖掘文本隐含的重要信息，从而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因此，在《小石潭记》的教学中，要真正理解作者心境转变的深层原因，理解景情交融的内涵，就必须结合作者的人生经历与时代背景，进行知人论世的解读。教师有必要向学生补充柳宗元被贬永州这一政治仕途转折的历史背景，介绍“永州八记”的创作背景，让学生了解柳宗元被贬谪后的人生境遇与内心的郁积，明白作者寄情山水的初衷是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

在补充背景的基础上，教师可引导学生思考：“作者为什么会因小石潭的凄清之景而心生悲凉？这种悲凉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凄清吗？”[4]让学生明白，作者的悲凉并非单纯源于环境，而是源于被贬谪的人生遭遇、壮志难酬的愤懑，小石潭的凄清之景只是触发作者内心苦闷的媒介，从而挖掘出作者心境转变的深层成因，理解“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内涵。

6. 结语

《小石潭记》以不足两百字的篇幅，完成了从清悦到凄清的意境跨越，以及从暂乐到深悲的情绪逆转。本文通过细读揭示，柳宗元的心境转化并非线性下滑，而是在“审美期待－物我交融－隐喻触发－决绝离场”的复杂心理链条中层层递进。这种阅读视角的转换，有助于打破初中语文教学中对“贬谪文学”的刻板化解读。

这一解读路径旨在提出在教学中将教学重心从固定的“思想感情”标签转向对“心境变化”动态过程的体认。在教学转化中，教师若能紧握这一动态缆绳，引导学生由景入情、由情悟境，则《小石潭记》的审美教育价值将得到更为深彻的释放。具体而言，教学中可从三个环节加以落实：其一，以“乐是真的吗”等问题制造认知冲突，引导学生关注“似”字所暗示的情感裂隙；其二，以“犬牙”“不可知其源”等关键词句为切入点，带领学生感知景物描写如何承载隐喻功能；其三，在学生产生困惑的认知节点处，适时补充柳宗元因朝局变动而被贬永州的相关背景信息，帮助学生理解“凄神寒骨”既是环境书写，更是被贬者创伤体验的身体化表达。

参考文献

- [1] 孙绍振. 可欣赏而不可久居——《小石潭记》的诗意境界和散文现实的矛盾[J]. 语文建设, 2007(9): 44-45.
- [2] 陶新华. 四书五经全译[M]. 北京: 线装书局, 2016: 245.
- [3] 孙绍振, 孙彦君. 文学文本解读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76.
- [4] 范冠男. 《小石潭记》教学设计[J]. 中学语文教学, 2022(6): 61-63.